



十二因缘

元悟空
—著—

Twelve conditioned

当全世界离我而去时，
唯有你向我走来

继《当时年少》后

元 悟 空

惊 艳 回 归

她是那么喜欢他，
看着他，
连伤心都忘记了。
值得珍藏的
怀旧巨制
献给我们一身孤勇的青春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十二因缘

元悟空
著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十二因缘 / 元悟空著. — 青岛 : 青岛出版社,
2018. 6

ISBN 978-7-5552-6637-2

I. ①十… II. ①元…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12601号

书 名 十二因缘

著 者 元悟空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 (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10-85787680-8015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 (传真)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郭林祥

责任校对 耿道川

特约编辑 王晓萌

装帧设计 苏 涛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8年6月第1版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6开 (700mm×980mm)

印 张 17

字 数 202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52-6637-2

定 价 59.80元

编校印装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38

建议陈列类别: 畅销·言情小说

十二因缘

001.

Chapter 01

十六岁的少年从背后看去个个瘦得精神料峭，线条锐利，漂亮得像无数芒刺，直击心魄。

014.

Chapter 02

他的脸离她非常近，即使暮色浓烈，也看得见那明亮的眼睛。

026.

Chapter 03

何越说：“奇怪啊，当兵的怎么会有这么好的皮肤？”

038.

Chapter 04

她醒来时枕在季末腿上，身上盖着军装，季末遥望着东方出神，朝霞在他眼眸中盛放。

049.

Chapter 05

“他能给你什么？”“他自己。那已经够多了。”

目录 CONTENTS

十二因缘

062.

Chapter 06

总有人去往未知的地方，这是个充满遐想的人间。

075.

Chapter 07

无能对青春说，薄命怜卿，伤心恨我。

087.

Chapter 08

她的脑海中忽然浮现出一个影子，那影子无比清晰，日出东海，胭脂霞色，他就近在眼前。

101.

Chapter 09

“在北京吃糠咽菜脚不点地地活着，那不叫奋斗，那叫以己之短攻人之长，到时候你就知道多苦了。”

113.

Chapter 10

谢明珩眯起眼睛看那远处的男人，逆着光，只有模糊的轮廓。那男人正对这边注视，一动不动，像是塑像。

124.

Chapter 11

上帝是无私的。任你多俊美，一样会得神经病。

十二因缘

138.

Chapter 12

齐非说：“我才不死。我也不老。”

149.

Chapter 13

“这么贤惠的男人上哪儿找去啊，拖地都拖得这么帅。”

163.

Chapter 14

“只要一直和你保持距离，又一直关心你照顾你，总有一天你会喜欢上我，然后我就偏不接受，让你想我一辈子。”

177.

Chapter 15

齐非说：“媳妇念旧让人感佩。与如此一朵奇葩友爱十余年，不离不弃。”

189.

Chapter 16

季末说：“你好。”

200.

Chapter 17

天上掉馅饼不叫完美，强求贪执不会完美，善良真实地活着，终将邂逅善良真实的事。

目录 CONTENTS

十二因缘

211.

Chapter 18

何越说：“熏陶！你懂不懂熏陶！”

224.

Chapter 19

顾贝拉喃喃念出一个名字：“路北南。”

236.

Chapter 20

齐非说：“这就是青春的味道，你居然知道青春很疼？”

248.

Chapter 21

曾经我们两个人，过分认真的人生。

259.

尾 声

从十六岁开始，她们踩着包河的石路去上学。十八岁时她们分离，二十年后，重新来到这里。

chapter 01

十六岁的少年从背后看去个个瘦得精神料峭，线条锐利，漂亮得像无数芒刺，直击心魄。

据说，在很多年前的西子湖畔，苏小小曾对阮郁说：“你倾心，我亦倾心。你爱，我亦爱。油壁车、青骢马，不期而遇，惊鸿一瞥，然后一见钟情。”

很多年以后，谢明珩才知道世上多的是一见倾心，却少有一见钟情。

她们看到这句话时十六岁。

那是省邮电局的大厅。谢明珩陪何越等班车，顾贝拉也在。

八十年代末，中学里工厂的子弟很多。何越家住在庐州市郊化工厂，市郊不通公共汽车，化工厂每天下午有两趟班车来市里接子弟们返程，一趟是下午五点半，一趟是六点半。包河中学高二年级下午有时两节课，有时三节课。两节课的话，何越就会赶早班车，差不多要等一小时。三节课的话就赶末班车，同样也需等差不多一小时。

这一小时颇为无聊，于是何越就叫上顾贝拉和谢明珩一起等。顾贝拉和谢明珩开始有些不大情愿，后来她们渐渐发现这个等候过程并不枯燥。

苏小小那段极具煽动性的言辞收录在谢明珩的笔记本里。她把这些话抄在语文笔记的最后——就是倒着翻过来的最后一页上。谢明珩的笔记本里经常出现类似的只言片语，这给她上课时堂而皇之地开小差创造了便利条件。有时候她看到兴起处，会把笔记本推到同桌的何越面前，何越就用铅笔批阅几句读后感，再推回来，谢明珩看后，用橡皮擦掉。两人幸福地交换一下眼神。

她俩在前头干这些事，坐在后面的顾贝拉就用脚尖踢谢明瑄的凳子，于是谢明瑄趁老师背过身板书的瞬间，把笔记本别在腰后塞过去。

从学校走到邮电局花不到五分钟。出学校大门右转，顺林荫道走约两百米，是一个主干道的十字路口，她们等到绿灯亮起，穿过斑马线，就是邮电局巍峨的大楼。楼顶有巨大的四面时钟，站在钟楼下仰望，黑色底盘银白指针的大钟几乎冲破天穹。市区的人差不多都能看到这面钟，准点报时，钟声沉闷，悠悠传出很远。

大厅左右两侧有极长的座椅，座椅前是比乒乓球台略大些的长桌，上置糍糊瓶，瓶内有小刷，也有针线和剪刀。何越她们总是坐成一排，在她们等待的这个时段，来邮局的人向来很少，大厅永远是空荡荡的。

等班车的化工厂子弟一般都坐在林荫道的横栏上，似乎没有人想到这个惬意的候车室。

有一天何越突然对顾贝拉和谢明瑄说：“他跟来了。”

他姓庄。看上去和她们年龄相仿。小庄也是化工厂子弟，他家就在何越家对面，何越家一楼，小庄家二楼。何越在房间里可以看见小庄的房间，所以小庄也可以看见何越。因为这点，何越常常拉上窗帘。

谢明瑄对于小庄的印象是老穿一身白，白衬衣白裤子白球鞋。在谢明瑄眼里，小庄可能特意拣了同样的色彩搭配起来，试图达到什么没达到的效果。不过这对何越很有作用。

何越曾经把窗帘拉开不到一厘米的缝隙，让谢明瑄看。

“我觉得他很玉树临风。”何越用武侠小说里形容男人的最高级别词汇如是评价。

谢明瑄想拉开两厘米，被何越制止。

“他会发现的！”何越凑上去看了看，“他就坐在窗户那儿，他的书桌对着我们。”

谢明瑄认为：隔着几十米楼间距，再加上从二楼俯视下来的视角，小庄似乎不大可能发现这个严丝合缝的巨大窗帘底部被拨开了两厘米。

顾贝拉凑上去看了好久。顾贝拉说小庄个子高。顾贝拉喜欢个子高的男生，所以这绝对是一个赞扬。

当小庄走进邮电局大厅的时候，何越脸很红。她迅速打开面积最大的《英语句型一百例》，举起来挡住脑袋。

何越个子小，身材纤细，脸盘相应地也小，两颊丰满。她的皮肤非常白。说到皮肤白，其实顾贝拉和谢明瑁也很白。她们三个白得不一样。顾贝拉苍白，谢明瑁粉白，何越是桃花白。

何越的面颊经常有红晕，那和成年女子用胭脂晕染出来的红不一样，她的红很浅、很生动，随着表情的变化，有时上行到太阳穴，有时蔓延到耳畔，情绪高昂时会变深。她脑袋后面是长长的马尾辫，扎得很高，低头笑时，发丝会掉落在胸前，落在格子背带裤的背带上。

小庄进来后坐在大厅另一侧的长椅上。

“他怕我发现他是故意跟来的。”何越小声解释。

顾贝拉表示同意。谢明瑁这次把小庄看得比较清楚了，她觉得小庄上身长下身短。小庄坐在那里似乎很无聊，一直没有往这边看，像是根本没有发觉她们三个。

何越的脸红渐渐消退了些，但她继续举着《英语句型一百例》，把头稍稍对谢明瑁偏了一点，“你不要老看他！他会认为是我叫你看他的！”

谢明瑁说：“他根本没看这边。”

“嘘——”何越的脸又开始充血，恼怒地示意谢明瑁小声。顾贝拉弯下腰把脸贴着桌子，挤出满脸肉对何越叽咕。

谢明瑁没听见她们在说什么。

小庄高而且白，但谢明瑁并不认为他是帅哥。全校最帅的男孩叫路北南，和她们同级不同班。路北南每次出现都极有气势。与何越她们这种凡人组合不同，他的两个护法均是眉宇飞扬的少年：一个喜欢穿红裤子，一个喜欢穿黑夹克，但凡红黑组合出现在走廊上的时候，全校女生都会为之瞩目。

她们知道路北南来了。

当路北南出现时，何越现在脸上的红潮就会转移到顾贝拉那儿去。

班车到达之后，何越不忙起身，等小庄离开约两分钟后才慢慢踱出去。顾贝拉似乎想起了什么。

“我到底要不要报艺术系呢？”她像是自言自语。

谢明瑁想起路北南是学艺术的，主攻油画。

顾贝拉家在烟草专卖局大院，谢明瑁家在电影制片厂大院。说起来她们三个的父辈没什么相似之处，把她们联系在一起的是共同爱好的艺术。

艺术这个词非常好听。

顾贝拉家里的小虎队磁带、谢明珣笔记本后面的苏小小、何越师承母亲的幼儿园舞蹈——何越母亲是化工厂幼儿园老师。

对她们来说，这都是艺术。

相对于文科班里诸多连类似爱好都没有的同学，她们很专业。不过这种专业优越感在面对路北南时会丧失殆尽。她们没见过路北南的画作，但只要路北南背着军绿色的布纹画板从教室外经过，她们就像是看到了少年毕加索。

这种自卑的感觉让顾贝拉很快活。

谢明珣为路北南写了好几首诗，不过不是送给路北南的，是送给顾贝拉。顾贝拉读到其中一些句子的时候会对谢明珣说：“我好忧伤。”

形容情绪的时候前面一定加个“好”字，这种句式在安徽是习惯用语。但自从被琼瑶采用之后，这样说话就忽然显得很港台腔。

顾贝拉特别喜欢人家说她有港台腔。

顾贝拉看上去是个标准的城市女孩，算不上漂亮，秀气而沉稳。她喜欢穿单色的衣服，款式近似小贴上港台明星的穿着。谢明珣觉得这固然很有型，但不像是同龄男生喜欢的那种型，他们也许更喜欢穿背带裤的何越。当然，这只是她私下的想法，她不好和顾贝拉说。

顾贝拉坚持认为路北南懂得欣赏她。

同时顾贝拉也认为路北南喜欢谢明珣这种女孩。谢明珣比顾贝拉、何越都高，才16岁就有一米六四，体重八十八斤。谢明珣的妈妈是黄梅戏剧团的演员，谢明珣和她妈长得很像。

黄梅戏剧团不是个好环境，起码孕育了谢明珣根深蒂固的自卑。她这个没长开的生柿子和那些花开正艳的女演员们比较，永远落不了好。

火上浇油的是：谢明珣有个从小就被称为美女的姐姐。姐姐比谢明珣大十岁，去年已经出嫁。每当顾贝拉何越她们预言谢明珣将是个美女时，谢明珣就拿出姐姐来反驳。

“真正的美女，是从小美到大的。”谢明珣说。

何越的论点是，“小时候好看的，长大都不怎么样。”她还加了个权威备注：“我妈说的。我妈幼儿园好多漂亮小孩，初中就没看头了。”

可是谢明珣很固执，“我都十六岁了。要是能好看的话，早就好看了。”

谢明珣不领受，这并不妨碍何越、顾贝拉的快乐。她们觉得谢明珣很漂亮，不

过她们自己也不差。

庐州市不大，设有高中部的中学总共没几所。家较远的孩子都骑自行车上学。男生们骑的是那种加重二八车，车身黑色或深绿，油漆斑驳，脚踏板旧成灰蒙蒙的泥块。女生骑二六车，一般是大红，也有少数时髦女生骑小巧的二四。二四车们通常比二六车们略新些，偶尔有惊艳的粉红色，夹在灰蒙蒙的车队里像撕开的伤口。

车棚不够用，不少学生就把车停在学校家属楼的楼下。那里空旷，缺点是无人看守。家属楼和教学楼并列，学生坐在教室里看不见自己的车，除非站起身把脑袋从窗户里探出去。

就因为这个缘故，学校开始失窃自行车。

失窃的时间都在下午第二节课以后，所以下午有三节课的学生们人人自危。学校加强了保安巡逻，对校外人员采取证件登记入内的方法，但自行车仍然在有条不紊地减少。

这当然是内盗。

还用猜吗？只要家属楼下来一个人，把看中的自行车扛上楼去，锁在家里，再等天黑之后骑出去，交给校外的同伙，次日即可在东门的二手市场销赃。

学校每天都查，自行车每天都丢。

谢明珣的爸爸给女儿买了一辆朱红色的二六车，牌子是“飞歌”。虽然不是大名鼎鼎的“飞鸽”，不过拼音字母是一样的，外形也差不多。朱红比大红更妩媚，透着那么些熟透桑葚的甜美。谢明珣想要二四，但是谢爸认为女儿个子高，骑小车不好看，坚持买了二六。车很沉，谢明珣放学以后骑回家，都要把右手伸到车的另一侧抠住挡灰板，架到肩上，然后一口气扛上三楼。

学校里拥有新自行车的同学非常少，大家骑的多是父母或哥哥姐姐淘汰下来的旧车。所以谢明珣很出风头。

陪何越等班车的时候，谢明珣会推着小“飞歌”，这是她们三个共享的财富。车前装有钢丝小筐，可放一只书包，后面的行李架能夹住两只。

如果小庄不来，她们三个就会到邮电局院子里的假山边坐着聊天。假山前是小小的人工池，有荷叶，但从没开过花。

夏天的晚霞燎原一般壮丽，她们都被浸入霞光中，小“飞歌”的朱红吃透了光焰，变成炫紫，她们每张脸都在起劲地绽放。

“我们会永远记得这个黄昏的。”谢明瑄时常这样说。

周五下午一直是两节课。所以谢明瑄把小“飞歌”停在家属楼那里。但意外发生了：第二节英语课拖堂，班主任又临时宣布加一节化学课。谢明瑄感觉不妙。她想下楼把小“飞歌”搬到车棚那去，哪怕停在车棚外呢，也比家属楼安全。可一直没有下课。英语老师离开后，化学老师直接进来了。

接下来的事情毫不意外。

小“飞歌”在一堆废铜烂铁的旧车里再显眼不过，好比是一筐烂柿子里放了只新鲜苹果。

谢明瑄在家属楼下来回走了十几趟。

直线距离不过百米。她悲伤地一直徘徊。

小“飞歌”不见了。

这是她十六年人生中接受的最大一笔馈赠，现在不翼而飞。

后来，谢明瑄从家属楼走到教学楼，从教学楼走到操场，从操场走到公共厕所，何越、顾贝拉陪着她找。

这是徒劳的。

再往后，何越坐班车走了，顾贝拉多逗留了半小时，也离开了。

谢明瑄原本设想她们会陪自己一直找到天亮。因为事情非常严重，她们应该放弃回家和吃饭陪自己找才对，又一想，其实她们的表情还是很焦急的，再说她们总得回家和吃饭。

谢明瑄在校园里的每一个角落搜索。

在此之前她从未对学校如此细致地观察过。

天幕沉沉落下来，如同张开的巨翼。家属楼的自行车陆续离去，现在只剩下空旷的地面。这地面原本停着那辆精致的小“飞歌”，虽然重了些，但它是专属于谢明瑄的。

她想：以后会有一个陌生人骑着它，陌生人不会细心照料它，它很快会油漆斑驳，沧桑老去，它会想念我的。

谢明瑄想回家。天都黑了，父母会担心的。但她又不甘心带着这么个坏消息回去。

万没想到路北南从家属楼里走出来了。

谢明瑄站在树荫下面，离得较远，路北南没有发现她。谢明瑄心里猛跳了一

下：路北南家住省政府大院，这是公开的秘密。

不仅如此，路北南的爸爸还是省委一个大人物，名字在安徽省属于禁忌词级别。

路北南四处张望。他当然不是在看风景。

于是他发现了谢明珩。

在此之前他不认识甚至不知道谢明珩的存在。这一点谢明珩相当肯定。

路北南不像谢明珩背着书包，他身上什么也没有，连画板都不见了。路北南的怪异目光让谢明珩立刻意识到自己迎面撞上了案犯。

谢明珩果断放弃了寻找，飞快地往校外走去。就在她穿越家属楼和教学楼之间的小胡同时，红黑组合也在路北南身边出现了。

谢明珩想拔步飞奔，却步履沉重。

她知道他们三个在背后盯着自己。

被这三个男生如此注视，是包河中学无数女生的梦想，但有时候幸运真的降临了，你会发现很麻烦。

谢明珩走到校门口的时候装作蹲下来系鞋带，为了观察身后，她把屁股翘得特别高，然后从分开的两腿中间看过去。

那三个高瘦的影子和她的距离近得超越了她的承受力。

谢明珩用一个比系鞋带更难看的姿势摔倒了。

没有笑声。

谢明珩默默爬起来，把书包抓在手里，一个一个捡蹦得到处都是的铅笔钢笔圆珠笔橡皮小刀尺子之类，统统塞进书包，她没有拍身上的灰，因为那看上去会显得很心虚。

她走到校门口的公交车站等车。

灯火通明的公交车让谢明珩彻底暴露。因为缺乏经验，她忘记背转身体，于是公交车载着一览无余的谢明珩，从站台上三个男生面前缓缓驶过。

就像是中央军委主席阅兵一样。

不过军委主席没有勇气直视战士们。战士们则一直目送主席的座驾驶离，并整齐划一地移动头部。

谢爸在楼下等女儿回家。见女儿徒步而来，什么也没说，让谢明珩上楼吃饭。

谢爸谢妈的平静令谢明珩很是自责。对于小“飞歌”，他们泛泛问了一下失踪

过程，就不再深究。

小“飞歌”价值二百七十四元，差不多是谢爸一个月的工资。无论如何，这是惨重的损失。谢妈决定报警，谢爸赞同，同时提醒闷头不语的女儿，要做好找不回来的准备。

在庐州，丢失自行车几乎比齐秦的歌曲还流行。学校、单位、小区、电影院、菜市场、商店门口，凡有自行车的地方，每天都会诞生无数失主。

口口相传的说法是：没丢过自行车的，就不算是庐州人。

从今天开始，谢家三口正式成为庐州人了。

谢爸谢妈不知道，小“飞歌”其实可以寻出下落。不过，就算寻出了下落，结果也一样：找不回来。

谢明瑄感觉有人揪住自己的脑袋使劲往地板里摁。她挺不起腰，甚至无法轻松呼吸。她破天荒没有先写作业，而是摊开日记本，在上面用力留下一行字：

还我“飞歌”！

笔尖重重落下惊叹号，连续又是一串叹号，力透纸背。她空前体会到了岳元帅“还我河山”时怒发冲冠的义气。

悲愤之余，默写一遍《满江红》。

因情绪激动，当中忘记了几句，特意到爸爸房间查阅《宋词》，好让整阙词完整地排列在日记本上。

此后开始小声念，声音越来越大，直至丢掉日记本在房间疾走，“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尤其重复“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元帅就是元帅——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

她要骑着小“飞歌”撞死路北南和红黑二护法。

对此她极有把握。不管怎样，至少何越、顾贝拉一定会站在自己这边的。

很多事情没那么复杂。她想：路北南的出现解释了为什么庐州市自行车失窃成风，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的参与，很可能还是主谋。

所以路北南是个盗窃犯。报纸有专业语汇：“数额特别巨大，手段特别残忍，影响特别恶劣。”和电影里的谋杀案比起来，这个还算不上“手段特别残忍”，不过肯定属于“数额特别巨大，影响特别恶劣”。

谢明瑄要收集证据。

她不仅仅为小“飞歌”而战，她要为全市人民而战。

接下来考虑详细步骤的时候，她发现公安局领导的领导好像归路北南爸爸管，报社？报社领导的领导似乎也归路北南爸爸管。

孙悟空在五指山撒尿，终究翻不出天外。

成为一个时代英雄的幻想就此打破。

没了。什么都没了。

谢明瑄用手指在桌面上敲来敲去，若有所思的样子。校徽躺在笔盒里，她拿起来端详，白底上红色行草。她忽然觉得这四个字异常陌生。

包河中学。

包河是环绕市区的一条护城河。名称来源于南宋名臣包拯。

铁面无私。

包公被供奉于包公河边的庙堂之上，头顶屋梁，脚踏高台，令人神往。包河中学距包公祠不远，校墙外便是包河。

谢明瑄的小“飞歌”在包大人衙门口被盗了。包大人鞭长莫及。九百余年，得有多长的鞭子才能够得着！所以路北南不怕他。但是，路北南要是落在包大人手里，难逃一死。

龙头铡虎头铡狗头铡里的虎头铡。

路北南还轮不上龙头铡。

人的勇气是随眼界不断提升的。这样纵横古今一想，路北南也没什么了不起。

谢明瑄算了一下：他有两个护法，自己也有两个。一对一，并且自己占着理。

她开始急切地期待周一到来。

庐州少见大晴。多是蓝蒙蒙的小阴天。那种蓝有点水洗牛仔布的怀旧感，极有分量，半点也不飘逸。校门口的林荫道延伸到视野之外，恍然有异国的风情。1970年美国版《简·爱》在片尾展示了相似的林荫，简·爱走向长椅上的罗切斯特。

顾贝拉走在林荫道时偶尔会想起罗切斯特。

但是我比简·爱漂亮。她想。

夏洛蒂让简·爱继承遗产，罗切斯特失明，才有了个般配的结局。但顾贝拉不必继承遗产。因为她现在已经如此优秀了，将来还会越来越好，完全可以面对鼎盛时期的罗切斯特先生。

并且，即使鼎盛时期的罗切斯特也不完美，他太老了。不如陈百强年轻，何况陈百强还是中环三太子之一呢。

何越在校门口交给顾贝拉一盒磁带。是翻录的陈百强《深爱着你》专辑。陈百强忽然从忧郁王子变成黑人歌手，顾贝拉无法接受，不过何越很喜欢。因为她的偶像是Michael Jackson。

何越表示这盒带子是自己为顾贝拉精心录制的，A面B面加起来一共二十首歌，遇到歌迷们欢呼的杂音，她还特意按了消音键。不过因为录完没有倒带，所以顾贝拉回家时只能从B面开始听了。顾贝拉很是感谢，于是何越提供更贴心的服务——从笔盒里掏出铅笔，插进磁带的转轮往回拧。

磁带哗一声哗一声走，手工毕竟不如机器，倒回去的卷轴高低不平，不像其余半边那么光滑平整。

顾贝拉觉得很难看，说还是算了吧我自己拿回去用机器倒。

她们逗留在校门口的主要原因是路北南在那里。何越特意调整了站位，好让顾贝拉的脸正对路北南。

谢明珣远远走来。

何越立刻放声大喊她名字。

这是非常好的吸引路北南注意的机会。

何越的喊叫当然引起了路北南和红黑护法的注意。他们很快发现了被招呼的对象。何越想：这下，起码让路北南知道我们三个人当中至少一个人的名字了。以后，当然，以后会越来越好吧。

比想象更好。

路北南他们包围了谢明珣。

何越很惊讶。顾贝拉也一样。

三个男生个子都很高。十六岁的少年从背后看去个个瘦得精神抖擞，线条锐利，漂亮得像无数芒刺，直击心魄。

谢明珣成了被三颗巨星拱照得万众瞩目的渺小月亮。

“她什么时候认识他们的？”顾贝拉提问。

这太可怕了。何越沉默。

看上去他们在对谢明珣说什么。

第一声上课铃响，谢明珣从三座山峰里钻出来跑向教室，神色慌张。更怪异的